

• 现代文化人类学丛书 •

危机与选择

乔晓勤 编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20 3444 0

• 现代文化人类学丛书 •

危机与选择

——人类学对当代问题的研究

• 乔晓勤 编译

•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唐正宇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杨 潮

· 现代文化人类学丛书 ·

危机与选择

乔晓勤 编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14千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582-2/C·96 印数：1-1,750

定价：2.10元

总 序

经过艰辛的努力，《文化人类学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两大分支之一，以研究人类文化为主旨，它包括研究历史、现代和未来的各种文化。文化人类学以文化变迁作为研究整个文化的主线，探索人类文化变迁的过程、变迁的动力和变迁的模式。事实上，文化人类学中的各理论流派，正是基于对文化变迁的不同解释而形成的。当然，文化人类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决由于文化变迁而引起的文化适应问题。

人类文化自产生以来，是以加速度的模式进步的。与过去相比，当今世界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文化的各个方面，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和行为模式都面临着文化变迁的考验。是否能伴随着文化变迁而变迁，要取决于人类适应的能力。在今天，我们不难看到因不能适应急剧的文化变迁而遭毁灭的民族以及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痛苦挣扎的国家和人民，也不难看到具有很强适应性而迅速现代化

602 92/10

的文化。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适应的经验教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为我国现代化服务，是中国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

文化人类学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对文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因而对文化的理解有其独到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化人类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是分支学科增多，二是除了西方世界外，人类学在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崛起，三是研究的专题渗透到复杂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我国的人类学与世界的交流中断了30年，人们对人类学的了解往往不全面，甚至仍是陌生的。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全面地、准确地介绍国外人类学的成果，为振兴我国的人类学，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服务。

这样，也为我们编写文化人类学丛书确定了范围：立足于中国本土和现代社会，把握世界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学术潮流！

‘丛书’，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园地。我们殷切地希望读者们更多地关心她、帮助她、批评她。我们也亟待着更多的同志们加入这一园地，耕耘、种植、浇灌，培育出醉人的人类学的春天！

‘丛书’编委会

1988年5月于广州

前 言

若干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对自己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自信的人类没有能够预见到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人类自己造成的走向毁灭的种种因素。当今世界上单是两个超级大国就拥有可以毁灭地球上人类几十次的核武器。由于盲目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去平衡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类，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1986年为例：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声爆炸，带来了全欧洲的恐慌，引起世人对核安全的普遍关注。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工厂事故，使数以千计的附近居民丧失了生命，帮助人类增产粮食的农药反成了致人死命的元凶。瑞士一间化工厂有毒液体对莱茵河的污染不仅造成河中鱼类的大批死亡，还可能导致长期的生态问题。看到这些，人们不禁要问：今年、以后又会发生什么？

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警觉。科学家们在寻找形成种种危机的根源，希望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些科学家中，人类学家正积极地参与其中。在各门学科中，注重泛文化的比较研究、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角度观察事物、提倡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是人类学所独有的。人类学认识方法的独特性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解释当代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大范围的复杂问题。本书即是对当代普遍存在的过量消费、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饥饿、人口过剩、暴力、战争等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事实上，人类学家已经从不同的侧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各种后进社会群体中研究过这些问题，本书则旨在将人类学的成果与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

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文化发展模式已经面临许多严酷的现实。假如我们回过头来将眼光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家就会发现，历史上的简单社会所采取的各种适应环境的方法恰恰避免了我们今天认为不可避免的种种问题。要避免人类成为自己所创造文明的牺牲品，就必须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上来认识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重新估计简单社会并把它对于基本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我们的方法进行比较，也许这是人类学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一工作也许可以称做“对于当代文明的批判”。长期以来，如何客观地评价以自己为主体的文化对人

类学家来说，一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深深打上文化烙印往往是形成偏见的根源。另一方面，对自我文化的批判，会招来指责与误解，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假如只是伪善地赞美文明的种种优越而不敢承认它的缺点并想办法加以解决，他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鉴于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原始文化”带有贬义而弃之不用，本书也改用“简单社会”或“部落文化”（tribal culture）来指那些小规模，相对自给自足、政治上独立的人类群体。

博德利（John H. Bodley）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当代应用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在1975年写了《进步的牺牲者》一书，全面论述了世界范围内简单社会生存、适应的各种技术和它的文化发展，分析了工业革命是如何使这些文化消亡的。紧接着在1976年他又完成了《人类学与当代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人类学对当代社会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本书主要根据博德利《人类学与当代问题》，1985年第二版编译。在编译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结合近年来其他人类学家对当代问题的研究成果。书中的某些观点在我们看来明显是错误的，但为了保持原篇章结构的完整性没有删去，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目 录

第一章：人类学应付当代问题的方法…	(1)
第二章：适应、先民文化与环境危机…	(23)
第三章：自然资源与消费型文化………	(65)
第四章：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与食物系统 的进化………	(89)
第五章：工业化的食物系统………	(124)
第六章：人口问题………	(150)
第七章：世界秩序与战争………	(177)
第八章：未来………	(201)

第一章

人类学应付当代问题的方法

文化的进化，许多人可能认为是“进步”的过程，这些进步已经多次把人类带入新的转折点：采用直立行走的姿势，第一次制造和使用工具，语言的发展，作为适应方式的文化的发展，食物的共享与生产，社会阶层的划分，城市化，国家组织的形成以及现代的工业化。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对“将来”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发展。对于当代的工业化进程，人们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工业化已经明显地激化了在较早发展中产生的潜在问题。任何一种文明方式都没有像现在的工业化那样存在着自身毁灭的危险，不认识到这点就很难想象当前趋势的继续会有什么后果。

事情已经很明显，许多最严重的当代问题都与我们的基本文化模式有关，存在于文明内部。

部落文化设计出一条与我们的发展迥异的道路从而解决了许多在当今人类看来不可避免的问题。部落与文明两种主要文化类型的根本差别之大，以致使它们无法相容并存。文明的出现就注定了部落文化的消亡，后起的工业文明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成功。人们消灭了部落文化——一种被证明是曾经长期成功的文化，而现今文明所积累的问题又足以使我们变成自己所推动的进步的牺牲品。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在尽可能广阔背景下认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分析部落文化，把他们对于基本人类问题的解决办法与我们的方法进行比较，这是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目的。

我们所面临的是全球性的危机，整个人类都陷于困境之中，并不仅仅限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另外，我们也不仅是面临一种、而是众多在广大范围内的危机，正因为它是众多的，所以我们会突如其来地受到接踵而至的危机的连续打击。文化变化的节奏已经加快，出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在影响方面，危机已经增大，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

文化的剧变，使人类穷于应付，我们正处于托夫勒所描述的“未来的冲击”的被动境地之中。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上各个划时代变化经历的时

间，从中可以发现当今变化是如何之迅速。在人类历史上，旧石器时代持续了大约300万年，也许更长些。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早期人类包括他们的直系人科祖先一直以一种小型的、松散的群体从事狩猎和采集。通过中石器时代的转变，进入食物生产并产生早期城市的新石器时代，这一过程经历了8000年左右的时间。再过了5000年人类开始了工业化。工业化时代迄今为止只有200年历史，未来学家已经在预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了。正像托夫勒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大多数物质文化只是最近60年来的产物——相当于一个人的寿命。许多最有意义的发明如抗菌素、电视、计算机、核能、大量生产的有机化合物、喷气推进技术等又是新近25年才普及的。现在的一代人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尽管人类历史上早期的划时代变化在长期影响上可以称做是“革命性”的，但它的出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个人很难察觉到已经参与其中，它的直接后果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间都可能是不明显的。文化的机制基本上能够控制它；但今天我们在总的方面对于无法预期的、由如此迅速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则感到手足无措。

不仅仅是变化节奏加快，变化的广度也在扩大。早期的人类进化无法带来全球性危机，只是在

15000年前人类才占据了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其人口只是现今的0.05%。新石器时代的“危机”往往是孤立发生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直到200年前仍有大约5000万在政治上独立的部落居民散布在地球的广大区域内，只是在他们生活的边缘区域才受到现代国家与工业革命的影响。现在，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全球的进程，并且已经毁灭或是改变了所有以前的文化适应方式。工业化给人类带来了毁灭自己种族和其他许多物种的力量。假如工业社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它将留下一个已被几乎开发枯竭的星球。与之相比，若人类在旧石器时代灭绝，其对地球的影响不会比猛犸象的消亡对地球的影响更大多少。在今天，甚至区域的危机也可能涉及全球，因为今天世界上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口。

我们今天面临着处在至少三种层次上的危机：即全球性的、国家的、个人的。在全球层次上，地球生物圈承受人类侵害的能力极为有限，世界的资源在迅速枯竭，毁灭性的武装冲突威胁着人类。每个国家必须面对这些危机，同时又要应付国内政局不稳和社会经济危机的多种威胁。许多国家现在已经苦于应付其公民对于食物、住所、健康、教育的最低限度需求，似乎已经无法满足物质消费增长水平的需要。个人也许可以暂时避开全球性以至国家

水平上的危机，但即使是在个人层次上，我们也还要面对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规模、复杂性带来的健康、家庭、价值观的危机。无论我们在哪种层次上考虑问题，个人与集体的文化生存手段已无法应付当前面临的危机。

十多年前，一篇试图估价当前危机程度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作者普赖特（John Platt）试图扮演一个广泛动员科学家来有效地对付有关世界与各民族的最关键问题的先驱者。按照普赖特的分析，未来50年内可能发生的危机可以依照其可能来临的时间分为三类，按其影响的程度又分为八级（见表一）。危险最大的危机按其迫切性和程度来说都是由于核战争或放射性—化学—生物武器（RCBW）所导致的全人类毁灭。第二等级的危机，即使不是毁灭现代文化，至少也给它带来潜在的广泛破坏，这就是饥荒、生态大灾变、经济发展的失败、区域性战争、贫富之间的鸿沟等等。自从这个分析在1969年发表以来，上述第二等级的危机事实上已经出现。第三等级的危机已广泛存在，近乎于无法容忍的紧张可能为第一、二级危机的来临提供温床。程度较低的危机已经使千百万人陷入困境，但还没有直接威胁到文明的生存，也许这种危机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使我们有可能从容地准备应付。地球两极的冰盖也许在未来的30~50年中

表 1—1 全球性问题与危机的时间与强度分类

采自 John Platt 我们必须做什么 Science 168(1989)

级别	估价危机的强度 (受影响的数量 × 受影响的程度)	危机可能发生的时间			
		1 至 5 年	5 至 20 年	20 至 50 年	
1.	10^{10} 全人类的毁灭	核武器或化学生物武器的升级 (迫在眉睫)	核武器或化学生物武器的升级 饥荒、生态失调、发展失败、区域性强贫富鸿沟	或彻底销毁这些武器或人类被其毁灭 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平衡,恢复人口与生态的普遍化,以综合的哲学管理世界	
2.	10^9 巨大的灾变或变迁 (自然、生物或政治的)	行政管理问题,参与集团,与种族制需求问题,集团一增长的需求,环境退化	战争,政治僵化,专制,污染,种族	?	
3.	10^8 广泛存在的,令人无法容忍的紧张	交通问题,疾病,传统文化的丧失	住房问题、教育问题,较大权利的独立,交流障碍	?	
4.	10^7 大范围的困苦	区域组织的问题,供水问题	?	?	
5.	10^6 由变迁带来的紧张	技术发展的设计问题,智力投资设计问题	?	?	
6.	其他重要问题,但已充分研究				
7.	夸大了的危险与希望				
8.	被“过分研究”的非危机	人类在空间的问题,			优生学、冰盖的融化

以较快的速度真的开始融化，但假如在未来20年中没有过多促使其产生这种变化的人为因素，也许大家就不会面临这种“遥远的”危机。

工业化已经激化了很多以前就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无数新问题。文化对于危机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和对策，但就目前多重危机的迅速和范围而言，我们能够采取行动的能力显然是值得怀疑的。随着工业文明已经陷入这些危机，许多个人和组织大声疾呼，初步的负反馈机制已经发生反应，但正确的对策则明显不够。

很显然，最早的最强烈的对工业化的抵抗者是部落人民，他们是被迫的参预者，但他们的抵抗并没有阻滞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带来的危机首次受到人们的重视是由于急剧的经济转变——主要是工厂经济体系的确立——引发的巨大社会动乱。这一变化深刻地证明了社会原有秩序的破坏终将导致对引起这种紊乱的经济体系的否定。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卢德派的成员企图通过直接捣毁新机器来阻止这一进程，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和其他人又预言由于其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最终将走向灭亡；虽然在此后的岁月中，资本主义制度中许多非常明显的矛盾通过包括制订最低工资、提供社会保障、改善工作条件，允许工人有自己的组织的法律以及调整合作经济力量等措施得到了部分的

缓解，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所有矛盾。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由于有了新的战争机器、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和对于资源的需求，毁灭性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日益增加，对此人们反应迟缓。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这种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1300万士兵丧生，战后人们只是用苟且的态度去调解国际冲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夺去了3000万军人和无数平民的生命时，人们才做了更大努力建立起国际性的协调组织。

工业社会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其导致的潜在灾变可能性在最近才得到广泛的认识。迅速进步的科技能够克服任何环境限制的普遍认识似乎已经蒙蔽了大多数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各国政府中的计划制订者，直到这种限制已经非常明显地摆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才意识到需要知道世界的自然界限。早在1873年，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些科学家就已经请求国会制订资源保护措施。但直到20年后的1891年美国国会才发布了第一个森林保护法。在几乎一个世纪后的1970年“地球日”，美国人才真正开始认识到工业进步并不是完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基本情况是很明显的，直到大家都碰到麻烦时，现代社会才迟缓地对危机作出反应，而对这些